

口述史
读报

《四部医典》的科学性和医疗价值被世界认可—— 藏医药文化迈步走向国际视野

西藏日报记者 晓勇 周辉 刘枫 达珍 张思雨

早在2014年,从自治区藏医院将珍藏的不同时期、五种版本《四部医典》申报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起,这部藏医药学最经典、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医学典籍,便开启了它从民族走向世界的新征程。2015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23年5月24日,在法国巴黎,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回首十年光阴,在国家和自治区的高度重视下,《四部医典》在聚光灯下每亮相一次,就为藏医药文化迎来一次高光时刻。

事实上,回到生活本身,这部被誉为“百科全书”的巨著,跨越千百年,始终显现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成为藏医药从业者的案头书,更是师承制下的基层藏医或身处高等院校的藏医学子必读经典。

专家表示,《四部医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藏医药学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正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对传播和践行藏医济世利众精神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藏医药学得到世界认可,标志着藏医药学理论和诊疗价值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得到广泛宣传。

**“零质疑”通过评审:
从民族经典到国际视野**

2023年5月28日,《西藏日报》头版刊发消息《藏医药学巨著〈四部医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消息指出,《四部医典》成书于8至12世纪,是藏医学奠基之作。文献全面反映了藏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对藏医学传播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1546年木刻“扎塘版”、1640年木刻“达旦版”、1662年木刻“甘丹平措林版”、1892年木刻“药王山版”和1942年“金汁手抄本”五种版本的《四部医典》,为不同时期的校对和厘定版本。



四个不同版本的木刻版
《四部医典》。自治区藏医院
文献研究所提供

目专组核心成员,她亲历了这部巨著是如何从“深闺高阁”走向外界,并渐渐走进国际视野的历程。

“我们团队经历了一段艰难时光,历时9年。”德吉措姆介绍说,自治区藏医院专门组建一支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寺庙、档案馆、博物馆及医学世家,通过实地勘查、文献考据、学术访谈等多种方式,系统性地开展《四部医典》专项调研,足迹遍布国内外。研究员们以藏医历史溯源为切入点,通过查阅海量文献、拜访藏医泰斗、召开学术研讨会等方式,系统追溯《四部医典》及藏医学的发展脉络。

2018年,《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收集国内外资料,到撰写文本,拍摄图片及申报视频等全方位准备,再到2018年5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德吉措姆认为,此时《四部医典》才算拿到《世界记忆名录》的入场券。

2021年7月起,为冲刺《世界记忆名录》,团队成员历经10个多月,反复修改打磨文本多次后,最终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部门的审核和反馈意见,成功申报。

作为藏医药浴法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核心成员,明吉措姆参与全过程。几年过去了,她仍感慨申遗期间所经历的种种挑战与困难,她说:“最终得以成功,完全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爱,才有今日藏医药事业的蒸蒸日上。同时,也代表了藏医药学的科学性和医疗价值被世界认可,进一步提升了藏医药学的知名度和国际地位。”

《四部医典》记载:“不知历算者不可为医。”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至今人们依然称自治区藏医院为“门孜康”。在藏语中,“门”指医药,“孜”指历算。“门孜康”意译为“医学历算院”。

至令,《四部医典》仍被誉为藏医药学的第一教科书,是西藏、青海、四川等地藏医药学府的核心必修课程。

塔巴江才是西藏藏医药大学今年刚毕业的博士生,本科阶段他就读于青海大学藏医学院,之后考取西藏藏医药大学硕博连读,专攻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方向。他说,《四部医典》是贯穿他整个藏医药专业学习生涯的核心课程,也影响着他的人生与事业发展选择。近期,作为引进人才,他入职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药与天文星算博物馆。他表示,将继续深耕藏医药领域,为民族医学与世界接轨贡献自己的力量。

德吉措姆介绍说,《四部医典》的成功申报为后续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几年,自治区藏医院成功推动“17—20世纪藏医挂图——唐卡”,藏医药经典著作《晶珠本草》入选第五和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些成果不仅增强了我们对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信心,还促使我们构建起更为完善的文献库,制定了更为宏大的文献遗产申报计划。”

后来,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用10年时间,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吸收各方医学精华,研究及实践,著成名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的母本,标志着藏医药学体系初步形成。

“《四部医典》在藏医药学领域的学术价值堪比《黄帝内经》,地位崇高。”自治区藏医院院长次仁说。

此后400余年间,经过后世诸多藏医药学家补充和完善,最终由宇妥·萨玛云丹贡布完善定稿。据传,宇妥·萨玛云丹贡布是藏医药学鼻祖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的第13代孙。

在西藏,每到春秋两季,是人们到户外寻求自然温泉疗疾的最佳时节,西藏各地藏医院的藏医药中心,总是人满为患。

早在上千年前,《四部医典》就记载多种外治疗法,其中包括温泉和药浴对身体有相关知识。”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从事藏医药学教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工作20余年的明吉措姆说,古时藏医就认为天然温泉和药浴的疗效极好,主张使用这一疗法来预防或治疗疾病。

作为自治区级藏医药非遗传承人,明吉措姆认为,《四部医典》自公元8世纪出现,象征着藏医药学理论的系统化,令整个藏医药学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

自治区藏医院文献研究所专家德吉措姆说:“这是一部集藏医药实践与理论精华于一体的集大成者。”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德吉措姆自2014年起全程参与申报国家档案名录、亚太地区名录至世界记忆名录的全过程。作为申报项

目专组核心成员,她亲历了这部巨著是如何从“深闺高阁”走向外界,并渐渐走进国际视野的历程。

毕业后,明吉措姆成为在基层一线临床工作多年的藏医。之后,她通过留学多国,接受大量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教育,积累了近40年藏医药学习实践经验。她认为:“藏医药学不仅为了了解生命、健康与疾病,更是对生命本质与世界本质的一种积极探索。”

多次认为,展览极大地增进了公众对藏医药学的了解,点燃了人们探索传统医学文化热情。

事实上,从地域影响力来看,《四部医典》从我区西藏辐射至整个喜马拉雅地区,被不丹、印度、尼泊尔、缅甸、蒙古、俄罗斯等多国奉为医学圭臬,至今仍活跃在临床实践一线,并被翻译成英、德、日、俄等多种语言。

作为常年从事藏医药学的研究人员,德吉措姆介绍,《四部医典》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衍生出20多个版本,以及200多部注解和注释本,目前仍不断有当代学者所著的新版注释问世。每个版本和注释本都凝聚着历代医者的智慧结晶,不仅丰富了《四部医典》的内涵,还见证了藏医药学从初创走向成熟,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蜕变历程。

德吉措姆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四部医典》及其代表的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于传统医学的深刻思考与热烈讨论。她激动地说:“那一刻对藏医药文化极具里程碑意义,即使隔着屏幕,我也深受鼓舞,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作为藏医药浴法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核心成员,明吉措姆参与全过程。几年过去了,她仍感慨申遗期间所经历的种种挑战与困难,她说:“最终得以成功,完全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爱,才有今日藏医药事业的蒸蒸日上。同时,也代表了藏医药学的科学性和医疗价值被世界认可,进一步提升了藏医药学的知名度和国际地位。”

《四部医典》记载:“不知历算者不可为医。”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至今人们依然称自治区藏医院为“门孜康”。在藏语中,“门”指医药,“孜”指历算。“门孜康”意译为“医学历算院”。

至今,《四部医典》仍被誉为藏医药学的第一教科书,是西藏、青海、四川等地藏医药学府的核心必修课程。

塔巴江才是西藏藏医药大学今年刚毕业的博士生,本科阶段他就读于青海大学藏医学院,之后考取西藏藏医药大学硕博连读,专攻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方向。他说,《四部医典》是贯穿他整个藏医药专业学习生涯的核心课程,也影响着他的人生与事业发展选择。近期,作为引进人才,他入职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药与天文星算博物馆。他表示,将继续深耕藏医药领域,为民族医学与世界接轨贡献自己的力量。

德吉措姆介绍说,《四部医典》的成功申报为后续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几年,自治区藏医院成功推动“17—20世纪藏医挂图——唐卡”,藏医药经典著作《晶珠本草》入选第五和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些成果不仅增强了我们对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信心,还促使我们构建起更为完善的文献库,制定了更为宏大的文献遗产申报计划。”

后来,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用10年时间,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吸收各方医学精华,研究及实践,著成名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的母本,标志着藏医药学体系初步形成。

“《四部医典》在藏医药学领域的学术价值堪比《黄帝内经》,地位崇高。”自治区藏医院院长次仁说。

此后400余年间,经过后世诸多藏医药学家补充和完善,最终由宇妥·萨玛云丹贡布完善定稿。据传,宇妥·萨玛云丹贡布是藏医药学鼻祖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的第13代孙。

在西藏,每到春秋两季,是人们到户外寻求自然温泉疗疾的最佳时节,西藏各地藏医院的藏医药中心,总是人满为患。

早在上千年前,《四部医典》就记载多种外治疗法,其中包括温泉和药浴对身体有相关知识。”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从事藏医药学教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工作20余年的明吉措姆说,古时藏医就认为天然温泉和药浴的疗效极好,主张使用这一疗法来预防或治疗疾病。

作为自治区级藏医药非遗传承人,明吉措姆认为,《四部医典》自公元8世纪出现,象征着藏医药学理论的系统化,令整个藏医药学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

自治区藏医院文献研究所专家德吉措姆说:“这是一部集藏医药实践与理论精华于一体的集大成者。”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德吉措姆自2014年起全程参与申报国家档案名录、亚太地区名录至世界记忆名录的全过程。作为申报项

目专组核心成员,她亲历了这部巨著是如何从“深闺高阁”走向外界,并渐渐走进国际视野的历程。

毕业后,明吉措姆成为在基层一线临床工作多年的藏医。之后,她通过留学多国,接受大量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教育,积累了近40年藏医药学习实践经验。她认为:“藏医药学不仅为了了解生命、健康与疾病,更是对生命本质与世界本质的一种积极探索。”

多次认为,展览极大地增进了公众对藏医药学的了解,点燃了人们探索传统医学文化热情。

事实上,从地域影响力来看,《四部医典》从我区西藏辐射至整个喜马拉雅地区,被不丹、印度、尼泊尔、缅甸、蒙古、俄罗斯等多国奉为医学圭臬,至今仍活跃在临床实践一线,并被翻译成英、德、日、俄等多种语言。

作为常年从事藏医药学的研究人员,德吉措姆介绍,《四部医典》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衍生出20多个版本,以及200多部注解和注释本,目前仍不断有当代学者所著的新版注释问世。每个版本和注释本都凝聚着历代医者的智慧结晶,不仅丰富了《四部医典》的内涵,还见证了藏医药学从初创走向成熟,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蜕变历程。

德吉措姆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



讲述

德吉措姆:推动藏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西藏日报记者 晓勇 见习记者 冯琳琳 平措吉

不穷,西藏藏医药大学还牵头建立了《四部医典》研究院……

德吉措姆表示,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藏医药理论与临床应用深度融合,深化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而且通过国内和国际舞台的展示与交流,吸收借鉴其他医学体系的优点,构建起了更加开放、包容、创新的藏医药学体系,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推动藏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了解藏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是我们的时代使命。”德吉措姆告诉记者,要让大众更好更广泛地接受藏医药,守正永远是其立身之本,在传播藏医药文化时要把健康理念放在第一位。

为了传播藏医药文化,自治区藏医院不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与推广活动,如展览、讲座、研讨会等,以直观生动、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大众普及藏医药知识,展示藏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藏医药始终守护着群众健康。在临床实践方面,藏医药具有丰富多样的治疗手段,许多诊疗方法经过长期实践验证,具有显著疗效,能够为现代医学临床治疗提供极具价值的补充和借鉴。

德吉措姆表示,藏医药学提倡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践行和而统一的整体医学观,提倡慈悲、利众、平等、向善、正行的人生观,与现代医学重视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现代医学与藏医药学的交流互鉴,将有助于藏医药学走向更加宽广的未来。

采访
手记

明吉措姆:尽最大努力传承和发展藏医药文化

西藏日报记者 晓勇 明吉 欧珠次仁

“我认为《四部医典》是藏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全面体现,更是带给人类的健康福音。它所传达的不仅是医学知识,还有对人与宇宙、人与自身身心关系的深刻理解。”明吉措姆说。

明吉措姆是西藏藏医药大学的教授,作为一名藏医药学的教育和研究人员,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和使命担当。在她看来,藏医药学的发祥地是西藏,所以西藏应该在藏医药学的教育、研究、诊治和传播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她坦言:“藏医药学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何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是我们每位藏医人的职责,应尽最大努力去传承和发展藏医药文化。”

“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明吉措姆表示,上千年来自一代代藏医人结合自身实践,才慢慢理解和领悟了《四部医典》的深层含义。所以,除了书本上的知识,藏医药学更需要个人在实践的基础上去提高思考和领悟力,长时间沉浸其中,提升知识涵养、心灵境界,才能掌握其蕴含的深层智慧。

千年瑰宝焕发新彩

周辉 晓勇

民博采众长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如今,根植于藏民族生产生活的藏医药文化,日益广泛地融入大众,走向了更加广阔的的世界,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为新时代中医药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藏医药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藏医药学伴随着藏民族的生产活动而产生,包含着上千年的医疗康养理念和博大精深的认知体系,是勤劳智慧的藏族人

事业发展,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进藏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发展,逐步形成以产带学、以学促研,以研兴产的融合发展模式,让我区藏医药事业在传承与创新中站上了新起点。

天时地利人和,让这块千年瑰宝光彩照人。藏医药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应挖掘其中蕴含的精华,更好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使其根深叶茂,为守护人民健康、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我们欣喜地看到,自治区高度重视藏医药事业发展,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进藏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发展,逐步形成以产带学、以学促研,以研兴产的融合发展模式,让我区藏医药事业在传承与创新中站上了新起点。